

湯文正公史稿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十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于謙列傳

朱驥范廣王偉附

于謙字廷益其先世河南人曾祖九思仕元杭州路總管請老家錢塘遂爲錢塘人謙生而頥皙如冠玉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所相人無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謙音吐鴻鬯每奏對聲朗朗徹殿陛宣宗固目屬之巡按江西辨寃獄出數百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卷之十

一

人於死還朝從征漢庶人旣就縛帝猝命謙數其罪謙應聲數百言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不敢仰視帝大喜賞賚與大臣等五年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受命遍歷境內問民疾苦歲饑則多出官餼糴民粟儉則減直以糴公私便之山東陝西饑民轉徙河南謙命各授田與牛種而寬其稅河將潰築隄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管率卒責以修補以大同在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請別設御史治之又奏奪鎮將私田爲官屯邊用克溢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到而

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急當是時三楊當國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正統中議事京師或請具裝橐稍資餽遺謙笑舉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耳因賦詩見志謙薦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用事以謙無所餽噉之噤言官劾謙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罪未幾貫出左遷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民赴闕請留謙者近萬人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命以少卿復巡撫十二年始召入爲兵部右侍郎前後在鎮十八年矣十四年秋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卷之十

二

帝親征謙與尙書鄺埜諫不聽埜從行而謙留治部事土木師潰帝北陷京師大震太子幼皇太后詔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廷臣爭言振罪應族王倉卒未有以應衆洵洵摔振黨錦衣指揮馬順及毛貴王遺二長隨下捶死之班行亂王懼屢欲起謙直前掖止之請下令曰順等有罪捶死弗論卽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械其姪山磔於市諸臣始退王乃起還宮時日已向午謙袍袖盡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尙書王直執謙手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皇太后聞之曰國家幸

賴斯人尋進兵部尚書委以軍事加太子太保辭
不許乃上言扈駕大臣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
卽死亦不宜濫卹報可九月景帝卽位謙入見慷慨
泣奏曰賊不道犯我邊陲邀畱大駕旣得志必
長驅而南今六軍陷沒武庫兵器皆盡宜亟遣官
分道募兵集民夫更潛卒練神機三營復令工部
併日飭戎器戶部調兵食馳檄各邊鎮蒐乘繕械
相機策應臣書生不諳軍旅當此國步艱難不敢
不以身任如或不效則請治臣之罪以謝天下言

忠貞之列千載如見

畢嗚咽不止帝爲感動冬十月也先自紫荊關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
卷之十

三

殺掠官民警報日急侍講徐瑄好言天象倡言紫
微中宮皆有變宜及時南遷廷臣多和之謙厲聲

八計

曰言遷者可斬也夫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陵寢

在焉百官萬姓帑藏儲蓄亡恙一動足大勢去矣

寇乘勝驕無足畏奈何欲蹈靖康覆轍乎帝是謙

言議始定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衛穎

張軌雷通分兵出戰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監以

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姚夔盡移郭外人入城所

至堅壁清野勿與戰通州糧百萬悉散給官軍令

運入城芻茭不及運者焚之勿資敵謙躬擐甲胄

慷慨誓將士人皆感奮也先衆薄城下石亨議歛
兵老之謙不可曰賊氣張羸我奈何示弱迺軍德
勝門外當是時諸門皆有兵總號二十萬賊見嚴

陣不敢犯要大臣出議和索聖帛帝以問謙謙曰

謙亦

臣受命治軍旅他非所敢聞也乃約戰初以上皇

精細

在寇軍未敢急擊謀知上皇既西發乃以火礮擊

其營死者數千人也先大溫衆請乘勝追躡謙曰

勝未足雪耻偶不捷所損多矣榜諭番回奚漢能

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之相持數

日寇引去有詔褒嘉進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
卷之十

四

謙固辭客有頌謙功者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

耻之今但不城下盟耳敢邀賞哉天同參將許貴

請遣使通和徐爲討賊計謙言前者非不遣使季

鐸岳謙往賊旋入寇王復趙榮繼往不獲徵上皇

一信何可言和且以義則讐不共天又寇貪而多

詐萬一和議旣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敞

違之則速變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

得逞上皇當自還矣因劾貴介胄之臣而退怯如

此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無他議矣於是

分遣都督劉全等屯真保遼涿易五路以劉安統

之俄而也先逼朱謙於關子口又襲石亨鴈門謙請自將大舉會寇退乃止喜甯者故降賊也自宮爲奄人復沒漠北頗知中國險易虛實也先諸所要挾皆出甯謀謙密屬都督楊俊誘而磔之又授計侍郎王偉誘誅謀者小田兒也先旣失內間數遣使通款許奉歸上皇時大臣王直等請遣使迎駕甚力帝不憚謙從容進曰天位已定誰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耳帝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遣都御史楊善等復往上皇遂還京師先是永樂中番人降者處之近畿也先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卷之十

犯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奏籍其有名號者厚資遣從征有功則官之已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間無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所畱老弱凡入城悉委棄謙謂此宣府屏垣也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而召民屯田戰守又令成山伯王通城昌平衛陵寢平江伯陳豫築臨清城皆爲重鎮三年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兼支二俸復固辭不許賈州苗作亂侍郎何文淵議罷布按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謙曰是棄之也持不可京軍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統卒有

徵調兵將皆非素習謙請選精卒十五萬分十營
營置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小營營置一都指揮

領之更番團操以待調遣餘歸本營訓練團營之

制始此當是時也先旣屢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

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

黃蕭養各擁衆僭號南蠻西番復乘間蠢動命將

出師變在俄頃謙內固京城外籌邊鎮條畫悉中

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勳臣小不中程

律卽請旨詰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効力帝

推誠倚任而口不言功深自歛飭帝常賜第闕西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六卷之十

謙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爲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鎧

冠帶弓劍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自

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旁無姬侍平時多宿直房

以便朝謁間病痰壅帝遣中使更番省視見謙家

具蕭然具以聞特勅尚方頒給和藥需竹瀝帝爲

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謙柄用太過帝

意益堅然怨謗自此深矣初徐埕議南遷因謙言

爲帝所薄後改各有貞求遷國子祭酒謙爲奏請

帝不可有貞不知謙薦已深怨謙石亨初坐事繫

獄謙請赦而用之城下之役亨功不如謙顧世侯

爵乃請官謙子冕府軍副千戶謙辭讓數四且曰
縱臣欲爲子求官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於亨亨
慚益憾謙屢辭兵柄謙亦辭總督帝爲諭解亨從
子彪驍雄謙數裁抑出彪爲大同遊擊將軍於是
恨謙切骨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皆與謙共事兵間
憚謙凌已銜之亦往往思構謙帝不豫有貞與亨
吉祥謀開南城門復上皇位遂誣謙與大學士王
文太監舒良等欲盜金符迎立襄世子都御史蕭
維禎責簿坐謀反當族廷鞫時文不勝憤仰首辨
不已謙曰亨等意如此辨何爲獄具英宗猶豫曰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
卷之十

七

謙實有功若何有貞進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無名
帝意乃決遂斬東市家屬戍邊謙死之日天日陰
霾行路涕泣都督同知陳遠密賂守者收瘞其屍
吉祥麾下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謙死地而慟吉
祥扶之明日復酌慟如故謙之死皇太后初不知
比聞嗟悼累日帝亦悔之籍謙家無長物而正室
鏞鑰甚固皆上賜物也代謙爲兵部尚書者陳汝
言亨黨也未一年敗籍其貲列內廡帝召大臣入
視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眷遇死無餘貲汝
言官未久貲抑何多也亨等皆失色俄西北邊報

至帝憂之恭順侯吳瑾侍進曰千謙在當不至此
帝默然成化元年憲宗詔復謙官赦其家遣行人
論祭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
而誦之弘治三年贈太傅謚肅愍萬曆中更謚忠
肅建祠墓側曰旌功歲時有司祀焉子冕初官錦
衣衛副千戶謙既死謫成龍門衛後復官改文秩
授兵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南太僕司少卿應天
府尹致仕有文學節槩修潔所至以幹濟聞無子
以族人允忠子爲後世杭州衛千戶嗣孫嵩官至
鎮守福建都督僉事陳達六合人以蔭任忠義左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六
卷之十

八

衛指揮歷同知李時勉嘗薦其才鎮通州及倒馬
關皆有捕盜功

如漢書中霍光翟方進諸傳手法

朱驥字尚德大興人祖喜洪武中以儀衛司積功
錦衣右所正千戶世襲驥初家貧未娶落魄不爲
人知嘗給事尚書于謙門謙奇其貌以女妻之謙
妻董夫人恚曰生女不求快婿顧與窮革耶謙笑
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歸驥驥性寬厚不喜刻
核既嗣祖父官益勤於其職奉使江浙問餽遺一
無所受天順元年坐謙事戍威遠衛成化初赦還

復原官以薦擢指揮僉事理衛務上弭盜安民六
事帝納之時五城官吏多玩愒爲姦府驥盡發其
積弊輦轂肅然京師民大饑敕升斗爲旦夕計所
司逮捕輒論死驥曰此窮民可矜也獄上多末減
妖僧真惠僞爲書誘惑同類語涉不道事覺株數
十百人驥謂當罪者獨惠耳愚民何辜坐惠死餘
悉遣戍邊衛卒告其鄰人傳習妖書異詞發受賞
驥斥之焚其書遣歸先是驥在謫所邊寇人犯從
總兵高陽伯李文禦之斬其酋把禿王至是論功
進指揮同知世襲累遷都指揮同知帝察其忠實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六
卷之十

九

可大任特擢都指揮使掌衛事兼理機務賜勅褒
美賚予優渥得人侍經筵與宴郊祀賜蟒衣時以
爲榮驥雖受委任不爲勢利林嘗奉命杖忤旨者
或奏驥用杖小帝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
不易杖也弘治四年卒於官方天順間門達遂杲
先後掌錦衣衛事肆爲羅織虐害無辜及汪直開
西廠緝事益恣橫旗校四出株連蔓引衣冠惴惴
不能自保驥掌衛二十餘年一以靜鎮之小心慎
密不妄興一事亦不妄遣旗校僚屬有推任多至
顯官士大夫莫不賢驥而嘆于謙爲知人

范廣丹徒人世襲遼東衛都指揮英宗北狩景帝
任尚書于謙決策戰守悉召諸宿將入衛京師謙
獨薦廣材勇召爲後軍都督僉事尋掌大營圍子
手也先入犯謙與武清伯石亨帥師陳九門廣爲
左副總兵城下之捷以神鎗火箭殺賊數百人復
與楊洪孫鏜等分道躡寇連敗之於固安霸州奪
還人畜萬餘遷都督同知謙請命諸將分營訓練
廣副石亨統四萬人掌後軍都督府事寇竄沙窩
廣屯隆慶右衛率輕騎出黃花鎮截賊歸路頗有
斬獲景泰元年又命總五軍大營尋瓦刺寇萬全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
卷之十

十

都督朱謙請益兵謙奏廣克總兵官與都御史羅
通出鎮宣府寇退以邊軍餉乏奉勅駐居庸關旋
召還同石亨等練京營兵左軍都督孫鏜出行邊
廣掌府事廣驍果善戰知禮義爲謙所知數與亨
共治兵亨及張軌皆深忌之亨既謀殺謙遂以廣
爲謙黨并論死京師人旣憐謙功大被誣而又以
廣同罹慘禍爲之語云鷺鷥冰上走何處覓魚賺
又云京師米貴安得飯廣聞者哀焉廣旣死張軌
冒奪門功封侯一日朝退馬上爲拱揖狀從者問
之曰適見范都督也歸而病遂死成化元年詔雪

謙寬亦復廣官子昇襲甯衛指揮僉事時有武興者以右都督克右副總兵與廣等同戰彰義門寇至前列神銳弓矢短兵次之殺傷甚多適有報効內官數百騎爭功躍馬出陳亂興中流矢死

論曰己巳之變社稷危而復安實于謙之功也當也先擁上皇諭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嗚呼彼方挾上皇爲奇貨多方以脇我而我漠然應之示畱之無益於是彼之氣屈而我奉迎之說得行謙之謀誠偉矣不然和議一行大勢在彼將帥爲所牽制國威不可復振鑿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卷之十

十一

輿不可復旋其不至爲南宋也者幾希若易儲之事謙無一言豈其勢必有不可諫者然當景帝不豫懷獻先殞群臣非迎故君復辟則奉沂王卽位此人心之公亦謙之志也乃檢邪之夫旣乘間徼功而又誣罔誅戮以快私怨小人知有富貴已耳遑恤國家哉

丙寅論極盡當日情事得春秋是非之旨

王偉字士英攸縣人隨父伯靈謫戍宣府年十四宣宗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甚有時譽

景泰監國命偉行監察御史事糾集民壯守廣平
遷兵部職方郎中上言二事曰勤政務曰專將權
帝並嘉納時邊圉多事文移填委偉援筆立就皆
中機會少保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已超拜兵部右
侍郎奉命行邊常密奏方畧時有小田兒者本中
國人降瓦剌導也先屢爲邊患偉受謙密計至陽
和城見其隨北使入貢伏勇士於道執而斬之給
鹵曰彼思其親亡去矣自是邊患稍息天順初偉
爲石亨所構免官歸成化三年復召爲兵部右侍
郎初亨構于謙等黨逆鏤板榜示天下至是偉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六
卷之十

七

爲言乃并毀之五年以病乞歸命還家養疾疾已
北上卒於道年五十有三賜祭葬如例偉性穎敏
善議論尤熟於邊事但頗任智數而急於仕進在
兵部嘗揚于謙短謙語人曰王士英甯憂不得吾
此位耶何用汲汲如此

楊洪郭登朱永列傳

楊洪字宗道應天六合人世漢中百戶父璟戰死
靈璧洪以永樂初嗣官調開平八年從文皇北征
至幹難河獲人馬還獻帝曰將才也命籍記之洪
熙元年從陽武侯戰紅山斬獲多四年命洪巡徼
塞下降璽書勞之曰洪爲國盡力不避險艱朕用
爾嘉宜益慎重毋輕而脫有挾私害爾者以聞朕
必治之由是楊千戶各震北邊六年禦寇大石門
爲壘向賊相持者久之而別選驍騎繞出其後寇
遂乞降或請殲之洪曰殺降不武乃收其部落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七

歸明年詔洪築城於西猫兒峪畱兵戍之八年追
寇孤樹林得甲首四十累功進指揮僉事英宗卽
位召入京師問邊計稱旨進指揮使賜金綺甲胄
弓矢進遊擊將軍巡邊遇寇揮軍張兩翼進擒其
渠首白暖台還遷都指揮僉事當是時中外方講
和好以故不大舉卽擾邊多者不過百餘騎少者
或十數騎而洪機變敏捷時出奇兵或夜劫壘未
嘗小北於開平赤城諸要害處爲壘旁設蒺藜渠
答環之故敵兵不得逞陝西叅政年富言諸將競
卹其私而忘國事苟得如洪者二三人卽邊患可

弭帝以爲然命副都督李謙守備懷來尚書魏源
巡邊指揮杜衡誣訐洪源爲雪之而貶衡廣西部
卒李友金復誣訐洪帝付洪自治又常舉洪勵諸
將洪益自奮兀良哈入寇遣敗之興州斬獲甚衆
都督謙老而怯洪在軍嘗獎勵將士當僇力擊賊
謙輒笑曰徒殺吾人耳賊可盡乎語寢聞遂召謙
還以洪代之襲寇西涼亭與兀良哈戰伯顏山皆
獲其渠首洪嘗追賊馬蹶傷足奮起大呼軍士隨
之卒大捷帝降勅慰勞且命醫乘傳視疾遷都指
揮同知充左叅將鎮宣府增築開平城自宣府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十四

東至潮河川益烽堠六十餘尋進都指揮使受詔
追阿木狼大獲進都督僉事充左叅將守獨石累
進左都督賜璽書褒諭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
土木師潰帝道宣府也先僞詔洪開門迎駕洪堅
閉不出對曰臣奉陛下命守此土天已暮不敢啟
帝復爲書遺洪洪縛其使上其書京師時景帝立
使使馳報所獻上皇書詐也自今若此者無復受
尋封洪爲昌平伯給祿千一百石已率兵至土木
收甲冑器仗之屬分給諸衛以不先請被詰責亡
何也先大舉犯京師洪將二萬騎入援與都督孫

鐘范廣由涿州紫荆關轉戰至固安大捷進封侯
命以所部留京師總三千營兵兼領左軍都督府
事賜世券佩鎮朔將軍印還鎮宣府造連環萬弩
爲戰守具三年以疾還京尋卒贈穎國公謚武襄
洪在宣府最久撫循士卒不敢專殺士卒皆樂爲
死亦頗好學近儒者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
識者多之洪卒子傑嗣侯庶子俊以擒喜甯功官
右都督從子四人能都督同知信都督僉事仁錦
衣衛指揮僉事智開平衛指揮使傑上言臣家一
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臣大懼盛滿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五

不足報稱乞停蒼頭職役許之嗣侯歲餘而卒傑
無子庶兄俊嗣侯驍勇每戰深入時也先數寇邊
俊請選沿邊將士分奇正兵擣其巢穴且曰三軍
之害猶豫最甚臣受恩實深卽馬革裹屍所不辭
也少保于謙謂非萬全計遂寢景泰四年命充遊
擊將軍與都督劉深巡宣府經理獨石諸城叅政
葉盛言俊曾潰軍乞罷遣乃令護廷刺使者出塞
至永甯衛被酒鞭守備都指揮姚貴至相許奏俊
又銜盛斥已悉封還已先後所得勅命明其有功
於是言官共劾俊跋扈命法司廷鞫論死子珍嗣

侯天順元年帝追恨洪守宣府不啟門而俊在永甯懷來亦密戒將士毋輕納又爲石亨張軌所構竟斬西市珍戍廣西八年赦珍授龍虎指揮使孫越乞調開平能少從洪學兵法從戰有功授鎮撫洪從子宗周爲開平指揮使疾不任事以能代之正統十四年遷都指揮僉事屢戰輒勝累遷都督同知佐都督紀廣守宣府召總神機營兵天順元年以迎復功進左都督與石彪合援大同有功封武強流伯祿千石上疏請乘寇弊舉兵殄之不許能持身廉功名幾與洪埒卒無子以其弟倫襲羽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六

林右衛指揮使信勿武悍從洪征興州戰西涼亭白塔兒再戰紫荊倒馬五郎河有功景泰二年累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守宣府天順元年進都督同知移鎮延綏佩將軍印明年擊走孛來毛里孩於青陽溝封彰武伯寇入大同高陽伯李文不能禦兵部薦信代之拜征西將軍總大同兵屢捷予世券尋總三千營并將京營大同宣府兵出征延綏與都御史項忠會兵拒寇大捷還鎮大同累歲邏騎不敢南牧信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然遇戰輒克卒贈侯謚武毅自洪兄弟皆佩將印威名

震西北邊一時推名將者皆言楊氏昌平侯既廢能亦以流爵弗世而信獨傳其子瑾宏治元年領將軍宿衛逾年卒子質幼優給久之得嗣嘉靖中領三千營右軍都督府僉事卒子儒嗣領府軍前衛卒子炳嗣隆慶初右軍都督僉事協守南京已改左都督

郭登字元登臨淮人武定侯英庶孫也年七歲書不再讀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舍人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分鎮臨安諸蠻長帖服獻牛酒九年從沐斌征騰衝積功署都指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卷之十

七

揮僉事十四年七月也先大入塞帝親征至萬安西甯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乃加登都督僉事副廣甯伯劉安守大同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駕入宜紫荆關而王振卒奉駕向居庸至土木帝北陷當是時大同城門晝閉軍士戰死所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傳藥或謂登曰事至此城旦夕且破徒自苦何爲登曰吾與此城誓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曰賂至卽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

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賂至也先咲不應登曰此給我耳當以計劫其營奪駕歸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也先驚擾竟擁上皇去登天慟曰奴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劉安以他故還朝獨畱登守大同十月也先犯京師登欲率所部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畧曰賊騎長驅三關失險流連內地爲患匪輕臣悉起軍民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擊於外使賊腹背受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六

敵首尾不救又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又疏言賊衆雖回去邊不遠傳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推十二月也先再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疏言比者我師屢挫寇勢方張較其利鈍誠難爲敵臣愚以爲今日之勢可以養銳不可輕戰可以智取不可力爭紫荆諸關隘選練達有智計者率敢死士據高偵賊多寡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積薪架礮使烽煙相望仍列候騎遞報邊情賊小至則舉

一烽一礮大至則舉三烽三礮京兵犄角分據要害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不出旬日賊必遁矣累遷右都督也先自屢勝來出入如無人登不勝憤晝夜激厲將士定賞格期必殺賊景泰元年正月忽報賊入境登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會日暮休兵夜二鼓賊自朔州掠回列十二營登召將士問計或言彼衆我寡莫若全軍且退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人馬疲今退賊以鐵騎追我立盡矣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乃上馬薄賊營時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率先陷其陣諸軍繼進登射殺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卷之十

十九

人手格殺一人賊大敗追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弓刀萬計捷聞封定襄伯食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賊數千爲當時戰功第一登因大同數被寇上疏曰大同地居邊塞賊不時出沒軍民艱於樵採臣輒出鄙見倣古製造爲偏箱車用以防護軍民其車轆長一丈二尺前後橫轆濶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各留置鏡之孔輪軸如民間二樣輕車其出則左右兩箱次第聯絡前後兩頭轆軫相依各用鈎環互相牽搭棚布爲幕舒卷隨宜每車插小黃

旗以壯軍威仍載脫卸鹿角二長一丈三尺遇止
離車十五步外鈞連爲外藩每車用神鎗二人銅
礮一人鎗手二人強弓一人牌手二人長刀二人
通用甲士十人無事則輪流推挽有事則齊力防
衛衣糧器械皆具車內遇賊來攻勢有可乘則開
壁出戰勢或未便則堅壁固守外用常車載大小
將軍礮每方五座共二十座每座用推挽及藥匠
十二人共一百四十人其馬步官軍或一千或二
千出哨策應轉輸樵採之人皆處圍中又置一四
輪車高一丈二尺別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三

上列五色旗覘某方有賊以某方之旗招呼聞鼓
而進聞金而退相地度形斟酌進退行如長蛇首
尾俱至止爲方城四壁堅合守已制人似爲可用
巡撫沈固任事久邊境不戢登劾之曰左都御史
固法令不行致邊城官吏大肆奸貪以灰土和米
麥軍士饑寒無所控訴乞選廉明剛正者代固臣
竊見禮部尚書楊甯河南左布政使年富皆足勝
任乞勅廷臣會議選委一人與臣協理庶克有濟
後果以富代固又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
居官者惟肆貪婪絕無廉耻釀成汚濁之風致有

汚濁之風其

蒙塵之禍今狡賊雖云請和變態巨測儻或渝盟
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處
置一旦賊至猝無所指國家受侮已深邊事豈容
屢壞賊退欲大興屯田乏牛種疏乞官爲措置四
年秋病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不數百馬
僅百餘騎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人常恨
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造爲攪地龍飛天
網諸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實地賊
入圍中發其機頃刻十餘里皆陷登智勇有文武
才料敵制勝不爽毫髮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三

百戰未嘗挫衄當是時惟巡撫年富知登而登與
都督孫鏜齟齬鏜乞分登軍登稱疾不出富爲聞
於朝帝詰責鏜天順二年奪爵爲都督僉事鎮甘
肅成化初復爵珮平羌將軍印鎮甘肅未幾召還
總神機營掌中軍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八年
卒贈侯謚忠武登性至孝母有疾嘗兩刲股以進
居喪秉禮工詩所著有聯珠集登無子以兄尚寶
承斌之子嵩請於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五十
四年卒子參乞嗣不許世授指揮使

朱永字景昌夏邑人爲人長軀偉貌舉止顧盼有

威容人望之凜如也祖真以靖難功世授中都留守指揮僉事父謙嗣累征迤北功陞萬全都指揮使歷官左都督景泰初佩鎮朔將軍印總兵宣府英宗北狩過城下謙率永出謁頓首哭獻犒軍費屢出兵截戰有功以斬首中律封撫寧伯與世襲當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謙帥宣府聲名畧相埒謙勇畧文采雖不及登而持身謹慎卒以功名終贈侯追謚武襄永嗣伯奉朝請英宗自南宮復辟見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於門者耶卽日召侍左右有所詢輒以意對往往稱旨時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卷之十

三

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寵驕恣英宗疑而惡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英宗大漸諭皇太子曰諸侯伯中惟永知兵可任大事尋總三千營兼十二團營掌右軍都督府事時郭登出鎮甘肅永奏畱登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子在事久能屈體爲之下乎永笑曰吾知治天子軍須得材耳邊問其他於是物情歸永成化三年荆襄盜劉千斤作亂永同尚書白圭討平之賜爵侯六年阿羅出寇延綏永復與左都御史王越出塞擊之擒斬有功卽軍中賜爵世侯畱鎮三邊七年阿羅出再屯

柳樹柳永出奇邀戰有功十四年召還再論塞上
功加太子太保時汪直方貴倖喜言兵遼東巡撫
陳鉞希直意詭言建州引朶顏三衛入寇殺貢人
起釁以爲兵端鉞私說直曰建州弱可乘也計永
必帥師直監其軍而已得總制焉時直已納鉞賂
遂改命鉞十五年十月永果爲將軍發兵襲破之
賜爵保國公鉞於是與直永有隙而又不敵顯與
直忤反曲體媚之會套賊寇延綏鉞聞喉直與師
以永佩印爲將軍合兵出塞鉞偵知賊營在威甯
海子乃與直謀曰大同去威甯近若隨大軍徐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三

必無奇功乃給永將兵出南路而隨直選輕騎出
孤店關乘風雪薄威甯海子盡俘其衆而還時永
道迴遠所費兵食巨萬馬死者不可勝計比至榆
林敵衆散去一無捕獲於是鉞以文臣得封伯直
陰錫踰等而永無功賞不行自是永大愧悔事直
愈謹不敢復與鉞異矣尋積前功賜階光祿大夫
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米三百石予鐵券明
年復出大同禦亦思焉因賜爵世公又明年以鎮
朔將軍總大同宣府兵還加太傅兼太子太師永
前後凡八佩將軍印入統六軍盡護諸將用法嚴

整而制敵設奇不能如王越未幾直敗鉞亦敗竄
永以有內主獨不與弘治初進太師改領後軍都
督府總團營如故自是朝廷清明邊徼無事兵亦
不復出矣九年卒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
謙謚辭改武毅子暉將嗣爵朝議以永功本不當
公難之詔特予襲一世暉久從永塞下亦多歷行
陣既受爵則年垂五十矣尋掌右軍府事寇犯延
綏拜征鹵大將軍與太監苗達都御史史琳討之
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暉繼永佩之人以爲榮會
天大雪寇遠遁兵出無功而苗達以倖故要暉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七
卷之十

十四

大捷聞詔議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賊首才三級
馬牛羊不及數百而報功乃云斬獲無算暉等相
率爲欺罔請論罪帝難苗達不聽而賞亦薄未幾
復出禦寇宣府大同加太保卒贈太傅子麒仍嗣
爲撫甯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與兩廣都御史
姚鎮平田州誅岑猛加太子太保召還卒子岳嗣
亦以平蠻將軍出鎮湖廣罷歸卒從弟岡嗣卒子
國弼嗣明二簡除

三將賢否雖殊而方畧戰功各有過人處叙

次亦堅鷺可誦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吳縣人宣德八年進士改

庶吉士宣宗召試便殿各在第一卽授編修正統

初進侍講理短小精悍目光爛爛爲人多智數好

功名旣入翰林不屑專以文章著凡天官地理兵

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莫不究習尤喜占步星文

自負多奇驗時承平久武備媮惰理上防邊疏數

千言帝善之而不能用于四年乘輿陷土木郕王

監國召廷臣問計理言紫微垣已動宜亟南遷太

監金英叱去之兵部侍郎于謙言倡議南遷者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
卷之十

三

斬理大沮不敢復言事景帝卽位出文臣十五人

分屯要害爲京師聲援群議猶以理爲才假監察

御史守彰德下符集兵招致多太行群盜竟什伍

之不尺籍曰事甯任若所之召還仍官侍講理急

功名旣久不得遷因以玉帶遺陳循且曰竊推先

生命當玉帶矣敢以獻循喜乃教之曰易君各毋

使朝廷習之遂更有貞當是時用人決於尚書謙

有貞欲得祭酒屬謙門下士爲遊說謙曲意從之

言於帝帝曰有貞雖有才華然爲人傾危使教國

子不慮士心術壞耶謙不能對有貞不知薦已而

反疑中沮積前事深怨謙景泰三年遷左諭德先是河決張秋運道阻前後遣使者治皆無功詔集議文淵閣舉代者廷臣以有貞名上而帝前復有左右之者遂擢僉都御史以行有貞既循河相度乃上言請先疏水勢次治決口後濬運道始作渠起張秋至衛沁河流旁出不順者悉堰之長袤皆萬丈障水北歸漕河由是始通更築其缺爲水門大堰虹堤交相捍禦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百數十萬頃凡三載訖工語詳河渠志中遂進左副都御史還理院事時景泰七年也明年帝不豫內閣方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卷之十

兵

議復儲而都督張軌張輓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輩謀復上皇位奄人武夫不知計先密叩太常許彬彬曰此希世功顧彬老矣無能爲有徐元玉者善奇策自負文武才不下于尚書而博學過之各位反出其下鬱鬱久思一逞盍就圖之元玉有貞舊字也亨故與有貞善諸人因夜會有貞家有貞大喜曰太上前親征非遊畷也天下無離心謀當出此第不識南城知此意否軌曰已有陰達之者曰必獲報乃可後夜復會曰報得矣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勿失會鹵騎薄都

城有貞言宜乘此陰納兵設有問以奉旨備非常對諸人既倉皇去有貞遂與家人決曰歸則人不歸鬼矣往與軌亨吉祥及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守門內官及宿衛者出叱之皆退兵納已有貞命仍鎖諸門曰外兵入事去矣時天色晦冥衆惶惑曰事濟否有貞趣行且大言時至矣勿退既薄南城門錮有貞命撞垣入上皇燈下獨出問爾等何爲有貞等俯伏合聲請登位乃呼驤來兵士驚惶不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前登輦又率諸人挽以行時星月忽明上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
卷之十

七

皇因顧問諸卿爲誰各具官對入奉天門有貞前導門者拒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既升殿諸人猶擁輦前武士以椎擊有貞上皇叱止之遂升座諸門啟百官方入候景帝視朝聞南城及殿中呼噪聲相顧驚愕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復位矣趨人賀是日有貞以本官兼學士參內閣機務又明日加兵部尚書未幾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列帝前遂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祿千一百石世錦衣指揮使當給誥券竟自爲之

辭有纘禹成功之語武功亦所自擇也當是時少保謙等既下獄坐以迎立外藩無左驗竟論斬人亦不能救也然一時內閣諸臣死徙斥逐畧盡於是事權盡歸有貞矣既得志帝又數數召見或命不時赴朝益自喜而窺帝因曹石輩求請無厭有倦色遂欲自異凡用人行政稍持正李賢復從旁助之亨大不悅吉祥初自慮不知書恐事歸司禮力贊帝聽任內閣欲使德已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阻抑吉祥亦怒曹石始爭寵利不相能至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卷之十

三

是遂合帝時時屏人言事因令小監竊伏聽故洩其語帝驚問曰安得知左右對有貞實揚之不特此帝前後語某日某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疎有貞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侵占民田帝獎其敢言兩人已疑有貞主使及張鵬等具草欲悉糾亨他罪狀未上而給事王鉉漏言亨因與吉祥同訴於帝下諸御史獄復伏地泣謂內閣實使之於是併下有貞與賢獄是時雷電冰雹大風折木帝感悟而重違曹石意出有貞爲廣東參政顧兩人憾不已必欲殺之更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怨

望使其客爲之行至德州復逮問煅煉其客終不
承亨吉祥乃合言於帝曰有貞武功伯誥辭出已
手雜他制誥中進得給與禹帝王也敢云纘武功
則曹操所始封帝出示法司於是刑部侍郎劉廣
衡等復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
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不臣不忠當棄市會
雷震承天門遂着死徙金齒他日帝問有貞於呂
原對曰被讒遠謫不勝困頓退而具疏訟其冤天
順四年石亨父子已伏誅吉祥亦疏遠不任事帝
乃諭李賢王翱曰徐有貞當時何大罪而爲石亨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八
卷之十

完

輩所陷耶可放還有貞白金齒歸後二年吉祥以
反誅時意氣尚壯猶冀帝復召常仰觀天見將星

一殿精光炯炯射人讀之使人嗚咽

在吳惟已足當之故有力恒以鐵鞭自隨數起舞

及聞韓雍兩廣征蠻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
能將乎遂放浪山水間醉或遶屋馳且呼曰人不

知我久之乃卒或曰奪門論功時有貞語亨願冠

側注以從兄後亨入言卽得封已而與亨左時短

之於帝匿名書之獄徵客馬士權幾不免旣出獄

許以女婚其子歸竟負約時以是惜其才而薄其

誥薄其人也

入成化初復冠帶終無援而起之者

叙法濃郁詳整在孟堅伯仲間

楊善字思敬其先太原人徙北平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代人策事燕師起年甫十七與城守署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初召補鴻臚寺序班尋改鳴贊進司賓署丞選侍皇太子累進鴻臚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築室郭外極園亭花木之勝用以招致貴要時時旻賞其中每當朝罷休直則車騎輻輳以是大得公卿間譽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正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
卷之十

三

統十四年從北征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年六十有五矣也先入寇善以曉暢軍事改左副都御史同都督王通提督守備京城寇退進右都御史百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上皇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吾曹自相賀耶衆媿爲之止而朝廷所遣使漠北若王復趙榮李實先後奉迎皆不得要領意益緩會也先來責復等非大臣不能過兩國好不得已復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出家財不

足則更稱貸而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以
往既出境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
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謾應曰汝家幸
勝我耳雖然非福伴驚問善曰往者六師之勁皆
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上皇幸故里一不爲戰備
故令汝得意今先後募得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
教以神鎗炮火皆命中百步外洞人馬腹南征二
十萬人亦已歸更得蠻中機弓伏弩傳毒藥射虎
豹立斃試良驗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錐
馬所值蹄立穿又購刺客千百輩夜度營幕若猿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八
卷之十

猱伴色動善因曰惜哉皆已矣無所用矣問何以
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好若兄弟而又何用也
因賂之伴悉以告也先也先氣折次日入謁乃大
賂之也先喜坐定善直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
師歲使必三千人金帛器服接於道卽稚子亡弗
賚者乃背盟好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
與我帛時有剪裂短幅者又前後使人往多不歸
善曰非削馬價也太師馬日增價不繼而不忍拒
以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善
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皆諸通事爲之也

事露已誅矣卽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亦豈太
師意耶且先後使者來各賜織金衣臨行加賞宴
而使人間有在中國盜者歸恐得罪故亡去何從
知也也先復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兩入關殺我
軍民過當顧汝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
師獨好殺是故數見雷警不如與我和兩罷兵當
是時善反覆數千言未嘗一及迎上皇也先因謂
善汝大臣來勅書何不及奉迎善於是曰此欲成
太師各令自爲之使載之詔書而太師奉行是迫
朝命也非太師誠心也也先喜且曰皇帝歸還爲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八
卷之十

帝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又曰古堯舜事
若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弟正合古也先
大服時有平章昂克者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
謂克得重寶而歸我上皇天下後世謂官人貪雖
然上皇歸而德太師則重寶亦繼至也也先大悅
曰者者凡言者譯言是也是時也先意已定謂其
衆曰曩令大臣迎今旣至若不與失信還顧善笑
曰我止圖一美名史書好爲記之遂引善見上皇
善問安已侍立也先數目上皇上皇曰太師與汝
坐善頓首曰君臣之禮雖草野何敢廢哉也先嚙

指曰咄咄汝曹中國禮若此竟以輕騎奉上皇

功之辭 問虛帶叙景帝過惡有史法

善歸歸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

史仍領寺事而尚書謙心許之從行子弟有得官

者上皇居南宮元旦將復修賀謁善復泫然曰太

上皇不受賀何吾曹乃相賀也衆於是益稱之景

泰三年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善始事王振後更善

曹吉祥而與石亨比久之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

迎復上皇謀遂與之合上皇復位論善功封奉天

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

歲祿千二百石予世券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 卷之十

三

部尚書兼領部事繼因王驥請改號守正文臣錄

其子并養子出使功得祿秩者十餘人旬日間恩

賜赫奕陳請無不允招權納賂與石亨張軌輩埒

亨等忌之稍稍間於上以是漸疎絀未幾卒年七

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

而儉忤多城府其為序班坐事與庶吉士章林同

繫獄久相狎朴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

黨善從借觀密奏之朴遂誅死而善得復官于謙

王文之僂陳循等之竄皆有功焉一時矯飾似忠

非其性然也在鴻臚凡五十年諳習國家儀典無

過善者卒之四年子琮以例奪爵爲錦衣衛指揮使然帝終念迎駕功孫增復得尚公主官駙馬都尉

叙出使一段以俚語形容愈覺筆墨飛動

石亨渭南人家世軍官亨嗣世父巖爲寬河衛指揮僉事累戰功至都督僉事克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從子彪以舍人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亨爲叅將彪亦積功至指揮同知叅亨謀亨方面豐體美髯及膝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腹兩人初嘗貫酒市中有整氣者見而異之曰今乎世奈何二人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卷之十

三

有封侯相英宗師潰土木亨與總兵官楊洪坐不救乘輿繫詔獄未幾也先復入寇有薦亨勇者兵部尚書于謙言於帝立出之令屯安定門亨善騎射有膽畧每戰輒舞大刀先入彪能拓數石弓尤善用斧亨出則彪繼之故常爲軍鋒冠及是寇犯安定門亨卽揮刀躍馬進左右衝突獨殺數十人彪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奮勇鼓噪寇遂却轉戰至城南亨令彪以千人誘之寇見兵少果來薄亨大呼奮擊寇乃大敗追三日夜至清風店又敗之

寇盡棄所掠餌我師得遁去塞外讐其名呼石爺

爺兵部上亨功第一封武清伯尋進爲侯總京營
兵加太子太師彪擢都督僉事克大同遊擊將軍
寇畏之亞於亨亦呼石王云當是時少保謙以尚
書總督軍務亨雖爵爲侯每事稟成不得專已而
恃功驕橫謙又時時裁抑之亨固畏不敢動而中
實怏怏甚會帝不豫亨與張軌曹吉祥徐有貞輩
奉上皇復辟遂誣謙與內閣王文謀立襄藩力贊
英宗殺之語詳謙傳亨以奪門首功進封忠國公
前後增祿三千石彪封定遠伯克大同副總兵弟
姪婿及義兒官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八
卷之十

三

奪門籍中得官者至四千餘人亨始嚴憚惟少保
謙謙旣死遂下視諸公卿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
進退文武大臣罷諸巡撫帝每曲意從之奪民間
婦女田廬財賄不勝計與徐有貞李賢有郟構下
詔獄岳正當以帝意諷使斂戢亦被讒逐亨旣快
意恩讐久而帝亦心厭之一日帝御翔鳳樓望見
亨第極偉麗因問何人第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
是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居誰敢僭擬若此
者帝嘿然會亨所薦陳汝言以賄敗帝陳籍物廡
下召大臣入視曰于謙在兵部久且專沒入無餘

物汝言曾幾時累累若爾色變久之亨輩俯首而
已撫甯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不
免死是子謙之死皇太后不知後爲帝言謙匡濟
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帝始悟又嘗與李賢論
及奪門賢極言此輩貪功冒險非實有忠愛心且
其事不可示後世帝益大悟遂深惡亨輩尋諭門
者總兵官非宣召不得納諸武臣不得日候亨門
然間命亨巡邊以安其心從子彪猶以鎮番延綏
殺賊功進爲侯亨武人不識事變初見帝親已既
而李賢與錦衣遂杲寵出其上輒睜目有愠色至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
卷之十

三

是失意遂怨望會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等奏
保帝覺之鞫得彪指使狀遂下彪獄法司獲其繡
蟒龍衣并用違禁寢牀獻亨而指揮鄒叔彞習遁
甲兵符匿亨所被緝乃解亨兵柄罷歸第明年正
月彗星見日累暈遂杲言亨與從孫俊日造妖言
怨望益甚且畜死士專望朝廷動止光祿寺火仰
而嘻曰天也觀其心實不軌帝以章示廷臣皆曰
罪不可宥遂收之籍其家二月亨死獄中法官請
戮屍且以罪狀布告中外帝曰亨旣死姑瘞之并
原其子而彪與俊俱伏誅以璽書下諸王述不得

已收亨意初亨既殺于謙又逐岳正徐有貞度不
爲衆所與有門客謝昭自擬張翥勸之薦士間撫
州處士吳與弼名遂託內閣賢代草薦之亨父子
久在大同習知士馬雄諸邊已撫之素厚緩急可
得力且故時部曲恒往來其家有童先者嘗出妖
書示之云惟有石人不動諷亨爲逆亨意亦欲與
彪表裏握重兵以挾制朝廷會帝疎薄之謀益急
數召親暱屏人語延術士問禍福又對客多愁嘆
不平竟坐是敗彪尤貪暴嘗誣劾大同巡撫年富
及卽訊事皆亡實代王增祿米彪言亨與已力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八
卷之十

三

至爲跪謝又數侮其總兵總兵不勝憤因彪嘗城
威甯海子遂爲蜚語云彪將反促召還未幾見誅
同時曹吉祥從子欽無戰功以奪門驟封昭武伯
亨死後一年竟反

武功之喜事躁進興濟之結援矯飾忠國之

怙寵驕橫一一以質語肖之鬚眉宛然

陳祚劉球鍾同廖莊章綸劉鈺孟玘劉實楊
士瑄列傳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擢河南右叅議爲政務持大體時方營建
武當山祚言事忤旨編置武當且十年躬操畚鍤
不以爲勞曰此正命也宣宗初召爲監察御史巡
按福建還上言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蘇杭
舟楫往往避江濤險惡多取道於此今河流淺狹
如移邵伯閘壩官役少事疏濬更置閘儲水以通
漕運公私實便從之再巡按江西上言宋儒真德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九
卷之十

秀大學衍義一書有裨治道請於經筵進講帝時

外本可知希不識大學

方博綜經史大怒曰朕不識大學尚堪作皇帝耶

又其疏中有薄嗜慾除遊幸辨忠佞語疑有所指

斥逮下詔獄併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英宗卽

位始釋出復其官還其家屬則祚父已歿死祚再

疏乞歸葬終喪許之正統四年巡按湖廣時遼王

貴烱多不法事祚抗章劾之帝怒復逮繫論死未

幾遼事露獄解改南道御史戶部侍郎吳璽奏舉

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詔下法司悅不勝拷掠

而死祚劾法司以私意殺人請罪之刑科不聞有

所駁參請與同罪帝韙其言會以赦免嚴勅所司
著爲令遷福建按察僉事閩人素悉祚剛直相戒
不敢撓法漳泉諸郡多淫祠悉撤毀之以其材治
學宮修廡舍寇起沙縣祚已移疾巡撫都御史薛
希璉強起之勦撫方畧多出於祚事平卽致仕祚
嚴於疾惡剛介自持以言事數瀕死無所屈撓歸
而杜門却掃訂經籍立家訓言不及時事獨重其

里人邢量曰則挾冊質疑薄暮乃歸量終歲不一

得一不至門人况欲得不怪者

今日先難

至祚廬祚不怪也景泰三年冊懷愍太子尚書楊

翁以潛邪舊人自吳入賀祚曰異哉公此行吾謂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卷之十

堯

公當諫也奚賀爲其見義明決雖老彌厲如此年
七十五卒四世孫縻布政使恬愉寡營善大書爲

時所重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自守清

根本

苦好讀書家居十年從學者甚衆授禮部儀制司

主事楊士奇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

院侍講從弟毗知莆田遺球夏布一疋封還之貽

書戒曰汝當力行清白此非所望也正統六年王

振用事欲立威邊方用兵部尚書王驥遠征麓川

球抗疏言麓川荒遠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今

脫歡也先併吞諸部深謀入寇大臣舍門庭之近
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事西北
謹烽堠修墩堡選將練師豐糧裕糗庶有備無患
不報已而驥師再出球復上言臣聞明王不困中
國以事遠人故漢文棄尉佗之怨先帝釋黎利之

誅臣竊以麓川僻陋雖置之度外未爲失也必欲

治之請如趙克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土

兵以耕以守通好木邦車里以爲外援雖不能速

於成功而制勝萬里無踰此也又不報八年四月

雷震奉天殿球又應詔上言臣按春秋知君心之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九卷之十

早

所感天心之所應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國家成敗

興亡莫不繫之昔桑穀生朝大戊修政而殷道興

雉雒於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省

愆而王化行故災異之來皆天心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陛下因天變素服輟朝下詔罪已與殷

宗周宣之心異世同揆矣臣竊以爲今日所當先

者有十事焉古之聖王動與天合雨暘寒燠罔不

時若惟能懋勤典學無益之事屏而不御故心正

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御經筵之時多居宮苑之時

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危微精一之功極修齊

治平之道則學問至而天心順矣夫政由已出則
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
裁決庶政有疑則與機務之臣商確而折衷之故
權歸於上陛下臨御九年明習庶政誠宜循二聖
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以絕宵人之干預也夫君
所與共天職者大臣也故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
左右詢諸大夫詢諸國人又察其果賢也然後用
之及其有犯不欲直指其罪曰簠簋不飾曰帷簿
不修雖至大罪盤水加劔使自裁而已終不加刑
也今者進用大臣未嘗出公論也及有小失輒極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望

梏而箠楚之若奴隸然曾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
所以待大臣之體也臣願自今任大臣務極天下
之選愜衆論之公若有小犯姑置勿論果不可容
然後下法司定罪使自就焉勿輒繫辱庶不垂與
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
者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曰惟寅直
清今太常卿貳皆缺久無儒雅之臣考禮正儀於
其間祀享寧無不虔禮度寧無少乖宜選儒臣使
領其職庶可明禮樂而享鬼神古者省方巡狩所
以考政問俗而漢唐宋亦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

行郡縣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此典久廢不舉故
吏多貪酷民不聊生軍衛之臣爲害尤甚宜擇公
明廉幹之人分行天下無論文武官吏皆得考察
黜罷貪墨旌表廉能詢軍民利病而興革之吏治
修而民生安矣刑罰不中足召災譴古者人君不
親刑獄必付理官書云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
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狗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
者法司上獄有奉勅減重爲輕或加輕爲重法司
旣不能執奏慮囚之際希合上旨寬抑之積職此
之由臣以爲法司專典刑獄當使各盡其職雖有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聖

犯蹕盜環之事猶當如張釋之之執奏若有徇私
枉法則罪不赦至於贖罪諸例如運磚納米亦非
古法其究使貪者倖免廉者蒙辜宜詔法司自今
臣下非犯公罪不得聽贖則刑賞無不中矣春秋
營築悉書以示戒也今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曰
不煩民而役軍軍非民乎旣須之禦暴而又責之
力役其何堪也比者四方災荒乞減租稅多不見
許卽奉詔賑卹亦鮮實惠流徙失業實可傷痛兵
凶戰危天道所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有七八
今瘡痍未復又遣定西侯蔣貴遠征緬甸今獻思

任發於軍前夫思任發逋逃之寇耳果生擒以歸亦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懸首通衢而已何補於國家之治而緬甸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那分麓川之地若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陛下每錄重囚多賜曲原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而爭一邊荒逋竄之寇臣愚竊以爲舛也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今脫歡也先貢使日增誠恐包藏禍心爲患不測請分遣給事中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助工各厥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卷之十

聖

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收中鹽以厚儲蓄則武備無缺而外患無虞此皆今日急務所以感格上天召致太平端不外此臣不揆愚陋昧死上言疏入命五府六部都察院集議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附振公卿率趨謁而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指疏中親政攬權一事語振曰此暗指公耳振推案大怒曰必殺之會修撰董璘自乞爲太常寺官而球疏中有太常宜用儒臣語振遂指球爲同謀遂并逮二人下錦衣獄陰屬馬順從獄中殺

球夜深順攜一小校持刃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在天汝何人得擅殺我頸斷而體猶植遂擢倒支解瘞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掉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素爲都御史耿九疇所識貌豐而皙後一日相遇疽而瘠九疇驚曰何頓改也小較泣曰奸人誤我殺劉公近聞劉公忠臣卽死不敢復見矣亡何果死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爲文哭而祭焉各其地曰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卷之十

署

祭忠臺土木之難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死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鉞次鈺皆篤學痛父寃遂絕意仕進躬耕養母球旣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使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授編修以母老乞歸母病思食鱠魚非其時矣璘禱於神舉網得二鱠以奉母母病尋愈璘以是事神甚謹已起轉修撰獄解遂歸不復出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官翰林院修撰與劉球善以文學氣節相推重同少有至性嘗過廬陵忠

節祠嘆曰死後不入此祠非丈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授監察御史上言臣居草茅聞王振擅權戕

戮忠臣劉球由是直臣鉗口無能止上皇之行遂

有今日之禍既而陛下誅奸黨旌忠直親命六師

禦敵於郊也先喪氣俛首北歸奈何邊氛甫退瘡

痍未復而後心遽生令人失望伏願鑒前車之覆

轍奮發有爲無徇貨色無甘游戲親庶政以總威

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

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費罷冗雜之

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然後親率群臣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九卷之十

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必改

庶幾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又言昔者嘗命將帥各

陳方畧經旬踰時互相推托夫禦敵之方莫先用

賢賢才之生何代無之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排

抑尤甚所舉者皆居溫食厚之家親戚朋舊之子

其長材屈抑下位者誰能薦之此臣所以撫膺長

嘆而恐他日噬臍莫及也疏入下所司集議以聞

而甯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皆上章請罷詔

慰留之會懷獻太子卒同入朝每與人論儲位事

輒慷慨流涕因草奏先示禮部尚書胡濙濙見之

國有此輩
昨舌戒無妄言同不聽遂上言父有天下固當傳必如此乃謂

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

國本無依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

天資厚重誠可為宗廟社稷託伏望擴天地之量

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用延祖宗無疆

之休帝覽疏不憚後數日章綸繼以復儲言遂並

下錦衣獄痛加拷掠窘辱萬狀繫獄踰年南京大

理少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封並杖闕下同

竟死時年三十三方同之上疏也其素所乘馬過

溝忽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則奚懼同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九卷之十

吳

死後三日馬長號數聲而死英宗復位嘆曰鍾同

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啟知

縣啟上疏請同遺骸歸葬時同屍瘞獄中父血漬

警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中復錄其次子越通政司

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賜謚恭愍從祀忠節祠如

同初志云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陝右饑命莊賑之

得便宜行事全活甚衆時楊士奇次在內閣家人

有不法者莊抗章論之或謂莊曰奈何不為楊公

地莊曰此正所以爲楊公也遷大理寺丞尋轉南
京大理寺左少卿景泰五年災異求言莊因上言
自上皇被留北處陛下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上
皇鑾輿未復爲言陛下之心卽嘉舜之心也賴宗
社神靈廟堂勝筭迎歸上皇臣遠臣未知萬幾之
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臣向
者伏睹上皇卽位之初冊封陛下奄有大國每遇
正旦冬至令群臣謁賀陛下於東廡恩禮隆洽百
官感動今幸迎歸上皇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
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歲時令節仍令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卷

群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
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又不特此也
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之子陛下之
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
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
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
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卽
弭災召祥之道亦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秋以

劉切直經世不朽之文

考績來京而是時鍾同章綸方以請復儲觸帝怒

罪且不測帝因追恨莊遂并逮杖之貶定羌驛丞
天順初召還遭父喪特與祭葬服除改南京大理
寺卿尋遷南京禮部侍郎會御史有言莊者帝斥
不聽曰廖莊大節可取召入爲刑部左侍郎逾年
卒莊以忠義聞天下素剛直言辭嘗憤激好面折
人過然不矜細節喜與賓客游旣在法司或勸稍
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
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歛衆哀錢助其喪人
始信莊實廉靖云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章綸初名崙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吳

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遷儀制司郎中屢有建白條
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並切時政五年車駕
將幸隆福寺綸言以萬乘之君臨異端之地史官
書之萬世傳之實累聖德帝覽疏卽止由是綸益
奮發言事會御史鍾同請復立沂王爲皇太子綸
繼之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中言上皇君臨天下十
有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陛下同氣是爲至親
之兄也陛下親受冊封是爲上皇之臣也上皇遠
在塞外下詔傳位是以天位授陛下也陛下尊之
爲太上皇帝是亦天下之至尊也幸而奉迎還宮

是陛下之至願亦天下之至願也上皇天性謙冲
宅平居易伏望陛下時節期望率群臣朝見於延
安門以隆尊崇之禮以敦天顯之情又復汪皇后
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
大本如此則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疏入帝大怒時
日已曠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卽下錦衣獄
拷訊又二日并下鍾同獄逮治炮烙煨煉逼引大
臣主使及交通南城狀瀕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
所爲耶雨黃沙四塞乃緩其獄令囚繫之而廖莊自南京
來亦嘗請復儲位於是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之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完

死莊遠謫綸仍囚繫英宗復位始出之獄中擢禮
部右侍郎命內侍檢綸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
言帝亟稱曰奸臣子爲朕家事受如此楚毒綸旣
以大節爲帝所重而同列者多忌之繫獄久有足
疾石亨招公卿飲綸辭不往在禮部又與楊善數
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於帝出爲南京禮部侍郎
尋改南吏部侍郎憲宗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
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
合平天理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則殊乞勅禮
部俟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奏救荒四事四

年勅綸會南京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綸與明持
論不協又吏科給事中王讓以爭坐位互有辨論
毛舉綸他細事奏之特遣侍郎葉盛等體勘事得
白五年星變自劾不許轉禮部左侍郎十二年請
老未幾卒綸處南都凡六考前後十有八年晚自
號慙夫嘗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非吾所知
修身處世誠不出此

也其始終疆直如此贈尚書謚恭毅官其次子立
爲鴻臚主簿長子元應舉進士仕至廣東布政使
亦有直名當同綸下獄時進士楊集奏記于謙曰
集自不凡惜不備

奸人黃玆進說易儲本爲脫死計倘鍾章二公死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九卷之十

杖下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文曰書生昧朝體乃
有膽氣當進一級出之知安州進士授知州自集
始集字浩然常熟人

劉鈺字伏和球次子也球以直言受禍鈺與伯兄
鉞嚙指出血讀書養母誓不祿仕會景皇帝卽位
言官訟球事下詔旌卹江西巡撫楊彥謐勸鈺就
試舉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巡按
直隸真定有嫠婦不安其室族長者愧焉羣斃之
有司坐以謀殺議抵者七人鈺曰是何可深罪也
悉出之再按福建都指揮錢輅與其長有鄰誣以

反釘鞠之曰是勃谿諄語者何至是卒釋之汀州
豪有攘鄰家墓而不得者則佯爲青烏家言曰是
葬法當極貴應出帝王事聞遣中貴人會釘雜驗
之釘笑曰此海濱斥鹵甯有帝王地耶置妄言者
於理天順八年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成
化七年遷浙江按察使尋調雲南屢決疑獄人曰
劉公恂雅士爲學使固宜乃決獄明察如是耶雲
南境與哀牢交趾錯最桀驁難治釘獨以恩信結
之僰人興婦去後猶謳思不置云釘生平事母孝
與兄叅政鉞極友愛江西稱爲忠孝劉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至

孟玘字廷振其先世臨淮人徙鉛山祖德以浙東
金牌元帥歸太祖立戰功守閩之太平坊因家焉
玘登正統四年進士歷戶禮二部主事沙寇鄧茂
七反官兵數失利玘陳攻守策用其議卒俘茂七
沙寇以平土木之難玘中數刃矢貫其髀墮叢屍
中得不死景泰卽位議易儲郎中章綸御史鍾同
爭最力同杖死綸幽詔獄玘繼有言自分不免復
不死英宗居南內三年羣臣無敢請朝謁者玘因
旱極諫忤旨出知萊州又知廬州成化三年卒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自

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許授金華府同知金華旱
多逋賦民至鬻子女償之實疏請得免又贖還子
女以母喪歸廬墓三年服除遷順天府治中景泰
中以薦入翰林修書爲人剛直峻峭意所不可達
官貴人必面斥之修書見人作不佳輒面加雌黃
人亦以此忌之書未成以三考滿遷南雄知府未
數月有中官使嶺外將至遣卒先覘供張不辦實
又不假色詞卒怒還告明日從中使入驛與諸從
騎弓劍列左右群僚庭叅畢留實詰辱之而南雄
民從驛門外望見競趨入翼蔽實出中使相視驚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至

愕徐問實所以得民狀欲召實謝之實不往中使
去至韶韶人言南雄且驛書訟朝使矣中使懼急
遣騎馳奏誣實毀勅大不敬異以抵罪然實未嘗
先言也旣聞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從官
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爲國家愛養
小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覽
書意稍解而中官交譖之竟瘐死獄中實性廉介
不取民一錢民有餽鵝者實不受民委之去實縱
鵝門外恣其所之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至
不可忍則貸民毳烏以行歷數里而霽裏而識之

郵亭以畀其民公暇讀書卽肩輿中手一編不輟
中夜有得蹴童子燃燈起書歿後南雄人哀而祀
之孫丙工部侍郎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
史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太監曹吉祥忠國公
石亨奪其田瑄列狀以聞英宗召閣臣李賢徐有
貞曰真御史也命吏部識之且將大用瑄還京適
慧孛屢見曹石惡益張瑄復偕同官張鵬率十三
道御史共劾之有漏言於吉祥者吉祥與亨先入
反譖御史結黨激怒英宗及疏入召諸御史詣文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五

華殿俾誦彈章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對帝曰
諸罪果實何至今方言悉下詔獄獄官逼瑄誣引
左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刑極慘酷瑄瀕
死無一語他及而九疇綺及大學士有貞賢先後
併下獄會大風雨雹拔木壞屋帝亦感悟於是皆
得未減而瑄與鵬謫戍遼東鐵嶺衛道遇赦還或
謂瑄鵬宜詣亨吉祥謝庶免後患卒不往復謫戍
廣西南丹兩人同一手梏傳旨曰逃則殺之命一
千戶監行至南京巡撫都御史李秉出視之哭不
能起請於千戶脫手梏解所繫金帶遺之故得至

戊所無恙後五年曹石相繼誅乃釋歸憲宗卽位復瑄官遷浙江按察副使修治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衢健跳海鹽塘踰二千三百文工尤鉅尋遷按察使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十六萬頃今湮過半請浚深之設防置閘抵海寧黃灣溉諸邑田如故功未就而卒瑄伉爽有志節喜功業才具亦足濟之病亟同官省候尚與論築海塘法及浚西湖之利無一語及私于源字本清以通曉天文仕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亂政上言自七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卷之十

晉

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皇上輕舉逸游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法星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令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伐星號令不明則不明伏乞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畋罷弓馬停工作申嚴號令母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賞賜親元老大臣日惟講習詩書以彌災變疏下禮部部覆源當時亦有此等好部覆占候之言深切時弊當

盡見之行事則聖德新治化著而天變自消矣帝
是之尋復上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來霾霧交作
是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下
將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明年又
上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
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更乞思患預防蓋專
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等官亦學爲忠
臣源厲聲曰官有大小忠君之心一也矯旨又杖
六十謫戍肅州以傷重行至河陽驛卒其妻度氏
斬蘆衣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士論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九
卷之十

堯

多之而源以小臣抗節尤爲人所難萬曆中廷臣
請追謚先朝各臣者必及源熹宗卽位賜謚忠懷
一傳以進言合皆國家大計人倫至情可以
正人心扶社稷生死不以動於中或瀕至死
或竟不救是宇宙間氣所生而摹寫亦激壯
毅烈使人感奮興起

